

乡土黔北肖 勤

光荣的城市 信仰的力量

(一)

幼年,遵义是一座遥远又亲切的城市,亲切是因为那是父亲的故乡。父亲16岁时当知青,坐上解放牌大卡车,在一片雾雨中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遵义城,从湘江到乌江,从城市到农村。而我,则出生在远离遵义的乌江河畔。

那时候,车马慢、天涯远。遵义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只能在父亲的讲述中一次次想象。6岁那年冬天,父母终于带着我和妹妹回了遵义。冰封雪裹的三道坎、延绵不断的群山、辗转两天的艰辛车程、锈迹斑斑四处漏风的车厢,统统挡不住我们要去看遵义城的热望。

父亲从遵义出发时是一个人,如今回来是四个人。爷奶是如何大呼小叫着抱着我们进家的场景,我早已记忆模糊了。只记得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我们出了门,他庄重地说,到遵义,一定要去看一个地方。于是,那天我看到了一栋造型别致、风格典雅的二层小楼,一株大槐树守在旁边,好像在无声地注视着我。

年幼的我还不知道,终有一天我会在课本上看到这栋楼以及与之相关的描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人的情感是如此神奇。自从知道了遵义会议,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突然觉得,自己和世界上别的地方的孩子似乎不一样了。这样的自豪对于少年来说有些太宏大,以至于必须要写信给远方的伙伴们倾诉和炫耀:“我的家乡在遵义,这是红色革命圣地……”

那时候,我所有的信,开头都是这样子。

(二)

时光荏苒,父亲永远留在了他下乡当知青的土地上,那里有他青

春的汗水和坚实的脚印,而我却来到了遵义城。以往是父亲带我来看遵义,现在则是我带着各地的朋友看遵义。

或许他们就是当年曾收到我的信笺的人,因为他们都说,我们要来看看红色的遵义。

是的,遵义是红色的,这红色在遵义无处不在。红军与遵义人民生死与共,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了无数感人的诗篇。

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遵义城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关丰乐桥,手执红旗、肩扛缠绕着鞭炮的竹竿,汇聚到湘江河岸欢迎红军。在彭雪枫将军的回忆中,遵义是这样一座城市:“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油软的蛋糕……”

相亲相爱。遵义人民与人民军队的感情正是如此。红军在遵义、娄山关、赤水河的山岭河道间排兵布阵、攻守辗转,遵义人民不惧生死,掩护和帮助着红军。红军在遵义的3个月间,数不清的遵义群众为红军修路架桥、送情报、抬担架、收治伤员,帮助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为红军抢修枪炮。娄山关下的桐梓县城,当地群众曾昼夜不休,为红军碾米20余万斤,数十名缝纫师傅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而仅仅在遵义一地,红军又扩红3000余人。革命的火种在遵义大地上接续点燃。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丰乐桥已改名迎红桥。桥名改了,但遵义人民与红军之间的血肉深情却从来不曾改变。2019年3月,当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在遵义汇川区团泽镇卜台村拍摄时,演员们看到了感人的一幕——当地村民敲锣打鼓,抬着一头系着大红花的牲畜,带着水果、蔬菜和鸡蛋,自发跑到拍摄现场慰问,而队伍最前面的一幅大红标语更是分外醒目,因为上面写的竟然是——“欢迎红军再回家”。那一

瞬间,所有的演员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有一座特别的塑像,在遵义,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小红。红军长征撤离遵义期间,一名红军小卫生员因为救治当地患鸡窝寒(伤寒)的父老乡亲而耽误了归队。红军离开后,这名小卫生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当地群众含泪掩埋了这名小卫生员,并为这个不知姓名的小红军起了个名字叫小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红的墓前时常有群众前来祭奠。遵义市妇幼保健院更是将小红的塑像敬立在医院里。医护人员说,看到小红,心里就会想起身为医者的担当与使命。

一个人、一群人、一支队伍、一段岁月,在遵义这座城市,信仰的力量从未消失、光芒从未减退。在遵义,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会用稚嫩的语气流畅地向你讲述遵义会议和小红的故事;在遵义,鹤发童颜的老人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红军哪年哪月从河的哪一段渡过来,又从哪一段渡过去,仿佛滔滔赤水河尽在他的眼前;在遵义,某位貌不惊人的老师会轻声跟你说,连环画《一把七星刀》讲述的就是他爷爷杨光当渡船工时保护红军过江、红军送他七星刀的故事,如今这把刀作为红军长征播下革命火种的历史见证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有人说,遵义这片土地太神奇,随便捧一把时光的沙砾,里面都有比钻石还耀眼的故事。是的,红军长征过遵义,留下了太多的红色印迹。难怪世人感慨:遵义红,红得正、红得烈、红得荡气回肠。

(三)

翻开今天的遵义画卷,你还会发现,原来,遵义不仅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87年前,在遵义琵琶桥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

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于是地球上多了一条著名的“红飘带”。

87年后的今天,站在高高的凤凰山上望去,这座红色的革命之城,竟然也是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之城。遵义人坚守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建公路、架桥梁、送科技,硬是在山山岭岭间连起了致富路、种下了致富宝——竹笋、茶叶、白芨、金银花,真正是“卫生院修到了山顶上、公路修到了山脚下、产业送到了家门口”。仅仅一个湄潭县城,就种下了60多万亩茶。不知不觉间,遵义绿了,遵义的绿是渔樵耕读、世代传承下来的人文的绿,更是奋斗不息、连接幸福生活的生生不息的绿。当年的徐霞客何曾料到,他昔日走过的所谓“穷山恶瘁”,今天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数十年前,父亲带我看遵义。当我长到父亲的年纪时,我陪父亲看遵义。如今,乡村振兴的朝霞已经悄然映红了遵义的山河大地。

父亲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人,心中始终怀有理想和信仰。这样坚定的信仰,来自于生他养他的遵义城,来自于浸透在遵义每缕微风、每缕阳光中的红色基因。他冒着风雪,带幼小的我们去瞻仰那栋小楼,是想把那栋小楼种在我们的记忆里,让我们记住这座城——当年的他何曾想到,从知青点到遵义会议会址,翻山越岭、迎风沐雪的两天路程,如今只需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2020年3月3日,遵义市最后一个深度贫困县正安县成功脱贫摘帽,标志着遵义全面脱贫、整市脱贫,也意味着812万老区人民从此告别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

当年走出小楼的那群人,是点亮星光的领路人;今天扎根红色土地的遵义人,是不负星光的赶路人。而今天的遵义城,不但是一座光荣、厚重的革命之城,更是一座生机盎然的现代之城。

遵义会议放光辉 卢祖文 摄



诗词歌赋崔笛扬

遵义会议赋

甲戌之年,季冬之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至黔北重镇遵义。强敌封锁堵截,步步穷追;红军突围穿插,节节后退。人困马乏,前途迷茫。战士怀念游击战出奇制胜,凤凰山顶,仰望北斗星;兵损将折,伤亡无数。将领怒斥“瞎指挥”纸上布阵,遵义城头,呼唤领路人。雪压青松,针叶盎然;寒裹腊梅,骨朵鲜嫣。存者穿越枪林弹雨,掩埋英烈继续斗争。志士爬出尸山血河,舔净伤口不忘初心;政治局黎平决议

之扩大会,几经周折,辛卯日于老城召开。毛泽东帷幄运筹之发言稿,数度磋商,翌日于会议上宣讲。大道宏论,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真知灼见,似灯塔导航,春风化雨。剖析事理,由表及里,层层剥皮;批判错误,从因到果,刀刀揭底。痛说反围剿失败教训,言如杜鹃啼血,声声悲壮;历数“左倾”恶果,首似黄钟大吕,句句激昂。娓娓乎,笑谈东方武库大智慧,昭示中国革命要走中国道;惶惶然,震撼共产

国际“洋顾问”,叹服这方水土不长“外国苗”。雄浑而豪放,领唱力挽狂澜之纤歌。

南湖红船拨正航向,绕过惊涛绕过骇浪,驶出险恶之漩涡;高亢而洪亮,吹响革命转折之号角。工农红军步出阴霾,朝着太阳朝着胜利,迈向新生之中国。和煦温馨,侃侃而谈。一场知时节之好雨,滋润党心军心动真情。尖锐犀利,滔滔不绝。一阵席卷残叶之疾风,驱散左烟右雾夹雷鸣;错误主题报告遭否

定,会议决议令人欣慰;“左倾”路线领导被废黜,会议决议众望所归。黄河汹涌,砥柱为尊。确认毛泽东为统帅,全军欢欣;大浪淘沙,沉者是金。推举毛主席为领袖,全党振奋。

时光荏苒,世事沉淀。后人作记,定名“遵义会议”。挽救我党于危亡之时,赫赫乎,会议功绩耀古灿今,彪炳乾坤;拯救革命于覆灭之际,浩浩乎,会议光辉亮心明目,朗照后昆。



大地情思夏 青

土城 红城古韵

我想去土城买一栋房,青瓦木墙,有窗,临河,枕着赤水河流动翻滚的水声,听着故事,追寻着先辈的红色足迹,慢慢老去。

土城位于习水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说起土城,不能不提的是它的“红”,这里曾是红军“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之一。

为纪念在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青杠坡烈士陵园于1980年始建,每年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追忆那段不能被岁月遗忘的历史,铭记那些不能被后人忘却的名字和精神。

在当地老百姓心里,青杠坡是一座红色的大山。和这座大山同时应运而生的,还有“红酒”,这里的红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葡萄酒,而是当地名优白酒“春阳岗酒”。

赤水河畔酿酒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何时尚无定论,有文字确切记载的出自《史记·西南列夷传》,在东汉犊部(今贵州习水)已有了“枸酱酒”。春阳岗酒窖始建于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官府兴办的酒窖,负责酿酒的是一个从江淮到土城经商的商人,这是赤水河流域最早出现的蒸馏酒。在土城商贸最繁荣的时候,春阳岗酒日产300余斤依旧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红军一渡赤水时,红军卫生队在药用酒精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利用春阳岗酒还没有勾兑的高浓度母酒代替酒精,为伤员消毒、疗伤、镇痛,同时为医疗器械杀菌。

那段红色的岁月给这片土地留下世代传承的红色基因,四渡赤水纪念馆、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土城渡口纪念碑、中国女红军纪念馆……丰厚的红色资源在古镇上串珠成链、缀锦成片,如今,古镇已成为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胜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它唤醒并激励每一个华夏儿女体内的血性,是一座永远活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的城。

土城历史悠久,早在7000多年前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并已发展成为一个较大的鲮族部落。商周至春秋时期,在今习水县为核心的赤水河、习水河流域建立起雄踞一方的部落方国——鲮国,土城成为鲮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北宋大观3年在此建滋州,领仁怀、承流(即今贵州仁怀市、赤水市、习水县地域)。元末明初,当地百姓在改造房屋时发现大量土城墙,从此叫这里“土城”。

至今土城的老街都较好保存着古色古香的风貌。地面由青石板砌成,两边多是木墙青瓦的民居,一些旧时富豪家门的住宅外砌着围墙,因年代久远,墙体大多呈现出淡黄的黄土本色,几缕爬山虎和一些我叫不出名的藤蔓从墙内探出,沿着墙身攀附而下,给古镇增加了一抹

抹盎然生机。古镇民居的建材多取自天然竹、木、土、石,顺着山势而上,或悬空依据木材支撑,构建吊脚楼;或用条石、块石、片石砌成壁坎,依壁坎建成民居,所到之处,层楼叠错的民居浑然与起伏的山势融为一体,颇有一点与山水和谐共生的返璞归真的意境。

古镇中有几座无名的小石拱桥,桥的两头种着古榕树。这些古榕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树身苍劲,枝繁叶茂。坐在树下小憩,街道两边是一水的仿古酒肆、茶馆,斜插在门口的“酒”字旗或“茶”字旗迎风招展,木墙上开几扇雕花窗,窗上的人物花鸟、鱼虫走兽雕纹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透过敞开的窗户,酒肆茶馆里安放八仙桌、长木凳,远处树荫掩映间,依稀可见几处依山而建的木楼或者屋顶斜面的青瓦,随处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复古风。

古镇入口处,牌坊、戏台、宽敞的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这些都是新建的,却都是仿古建筑风格。一到晚上,如果没有文艺会演登场,当地一些年迈的老百姓就会自发聚集到古镇大大小小的茶馆中,喝盖碗茶,打纸牌,或者用一把二胡、一台扬琴、一把唢呐和一支短笛,演绎出他们悠闲、恬静的幸福生活。

土城依赤水河而建,依赤水河而兴。在“川盐入黔”时期,这里成为主要码头和集散地之一,系当时赤水河“四岸”之首的“仁岸”。在贵州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期,赤水河航运承担起“川盐入黔”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成为那时候大半个贵州的生命补给线。

站在赤水河边,遥想当年纤夫们喊着整齐划一的船号子,拉着一辆辆大船穿梭在赤水河上,来自川黔两地的盐商在此休整、贸易,骡马嘶鸣、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盛况是何等的繁华?那段商贸发达的历史形成了古镇浓郁的商埠文化底蕴,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古镇上大大小小的商号依然有上百家,至今仍完好保存着盐号、船帮(王爷庙)、袍哥堂口、宋代酒窖、古驿站、茶馆、 “张半担”宅等一系列凸显古镇商埠文化的遗址遗存,同时也给古镇留下一笔特殊的文化遗产——“航运历史文化”。

近年来,当地政府除了打造出一系列红色纪念馆,还充分依托自身资源,打造出“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贵州航空历史博物馆”“土城古镇博物馆”……小小一个镇上就有数十家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2005年,土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称号,每年吸引全国各地的大量游客纷至沓来,一睹其古老而神秘的芳容。

我于2013年第一次邂逅土城,尔后,我每年至少要去土城一次,就像探访一个相交多年的挚友,可我最向往的是,在土城买一栋房,枕着水声,听着故事,慢慢老去……